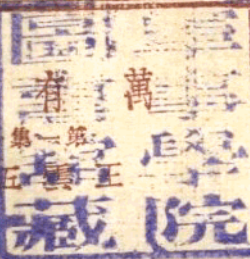
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 第五種
王雲五主編



土地與勞工

托爾斯泰著

郎張 醒國 石人 譯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敘言

托爾斯泰固然是個鼎鼎大名的哲學家，小說家，戲劇家，然而總不若說他是一個大社會學家好；因為他的一切藝術作品，總以改良社會爲中心。

近代談改良社會的也不知多少，但是各國總有各國的色彩：如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，法國的工團主義，英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，美國的勞工聯合（I W W），俄國的無強權主義，目的是一樣，總不滿意於現代生活狀況，想設法改良，不過各人的手段和方法不同罷了。

托氏所抱的目的，是和各社會學家同的，但他要有一種法子，太平安安穩穩地拿現代的社會過度到那種理想的境界。他所最反對的，就是以暴易暴，他以爲用強暴來驅除強暴，一萬年也不能改良社會。所以在這一部書裏，我們讀過，就可以知道他的改良社會的苦心了。托氏的小說，戲劇，現在我國都有翻譯了，不過小說和戲劇，總是借事實來寄託他的理想；

至於關於托氏正堂堂的社會學說，還沒有人來介紹，所以我們極情願拿土地與勞工這部書介紹過來。托氏著此書時，曾說過：「我們對於這個問題，經過很長久地思索，我想我的思想，不致於僅僅乎關於俄國，對於全世界或者也有一點益處。」照這樣看來，我們翻譯這部書，也可以說尙合托爾斯泰的本意。但是我們譯這書，不是希望我國完全要照托氏的話去做，不過希望因此或者可以得到一種解決我國現代社會問題的方法！

十一年勞動紀念日譯者敍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目次

第一章	對於以土地爲私產的寓言	一
第二章	分工	三
第三章	忠告工人	九
第四章	唯一的方法	四二
第五章	我們這時候的奴隸地位	六〇

土地與勞工

第一章 對於以土地爲私產的寓言

我看人類猶如一羣牛，其中有公牛，有母牛，還有小牛，統同放在一個鐵絲圍子裏面。在這圍子外面，有一片很美麗的青草場，草很够做他們的食料；圍子裏面的草，不够他們吃，所以這些牛，就互相用力踐踏牴觸起來，爭得那一點草料。我就看見一個很溫和，很平善的牛主人，到他們這裏來，看見這樣情形，心中很覺不安；就要代他們想增加幸福的方法。於是他造了一所空氣流通並可以排泄的牛欄，到晚上的時候，牛也就有藏身之所了；他又把他們的角包起來，

免得他們因競存的原故，猛烈的牴觸。他又在園子裏面，圈了一塊小地，預備公牛母牛老了的草料，免得他們再受競存的支配。因為小牛或被殺，或餓死，不能長成可以利用的牛，他又規定每早給他們一「品脫」的牛奶，雖說他們不能吃得飽，他們却可以苟延殘喘了。這位主人誠可謂盡心盡力，替這一羣牛謀幸福了。然而我就問他何以不肯打破樊籠，讓他們出去，做一件簡而易行的事。他就回答道：因為如若我要這樣做，我以後就再不能吸取他們的牛奶了。

第二章 分工

無論甚麼地方的人，隨他怎樣生活，他所住的房屋，不能自己生長出來；火爐裏用的薪炭，以及吃的水，不會自己跑到家裏來；麵包不是天空落的；推而至於衣食鞋襪一切物件，不但是前人創造之功；也是現在千千万萬無食無衣凍餒妻兒，僅足以救死亡的勞工所做成的。

人類競爭生於欲望，並且他們競爭得很利害，父母子女，動輒至於流離失所，他們如同在一隻擱淺的破船上，船上食物很有限，各事都聽天由命，僅有克制欲望節省飲食之一法，互相攘奪或掠取他人勞力以爲己利，皆不是公共的幸福，終則歸於兩敗俱傷，現在是受過教育的人，總不勞而食，坐享他人自顧不暇的勞力，反以爲很應當，很在理，是什麼緣故呢？

設有一個皮匠，他做的鞋子，沒有人要，還要人供給他的食物；我們必以為很奇怪的。但是那些政治家，宗教家，文學家，科學家，不但他們的工作無益於人，且無人需要，他們偏要說是「分工」，要穿好的，吃好的，這又怎麼講呢？

「分工」的確是永遠存在的，必定要人拿理性和良心去選定的，必定要人類全體拿良心和理性來解決這個問題，他的存在才能明瞭正確。現在像一種有特別技能的人，他的工作是應人家需要，人家也給他一種相當的報酬；像這樣的「分工」，他們認為很正當的。但是有一種人，從幼長到三十歲，總是依賴別人，不過僅有將來有用之希望，並且沒有人需求他，直等他畢業以後，依舊不能做事，同從前一樣，這種不是真正的「分工」，這不過是一種用強暴來掠奪別人的工作罷了。這種強暴的掠奪人家工作，從前神學家叫做「天意」，哲學家叫做「數定」，現在科學家就叫做「分工」。

分工在人類社會裏是永存的，我敢說在將來也是永在的；不過這種問題，不是僅僅乎研

究能存在與不能存在，是要研究如何才是一種正當的分工。

分工！「有的勞心，有的勞力。」以爲這是一種很對的通工易事；不知道怎麼好意思說出來的，要曉得這是古代傳下來的一種虐政。

「你僅知道有你」——你一個人要多少人服事——「你們要把我吃，把我穿，我需要的，你們做的那些粗事，也是你們做慣了的，並且我也替你們做一種勞心的事，那也是我做慣了的，你給我肉體的養料，我將以精神上的養料來供給你。」

這種論調似乎是對的；倘若這種交換是自由的，是不一定先要供給肉體的養料而後才得到精神的養料，那就很好了。創造精神養料的人總是說，「你要得着我的養料，必須先給我吃，給我穿，代我掃去屋中一切的塵垢。」

但是製造肉體食物的人就必定要照這樣做，無申辯之餘地，不問他要精神養料與否，他總歸要供給肉體的養料。倘若這種交易是自由的，那末兩邊必定要有平等的條件。我們大家

都承認的，精神養料與肉體養料對於人類是同樣要緊的。但是學者或是藝術家說，「在我們未供給人的精神養料以前，我們要人供給我們的肉體養料。」何以供給肉體養料的人不能說，「在我們未供給肉體養料以前，我們需要精神養料，倘若得不到，我們就不能作工。」

你說，「農夫，鐵匠，鞋匠，木匠，瓦匠，還有旁的人都要代我做工，我才能够預備我要供給你的精神養料。」

個個工都可以說，「在我們未預備肉體養料以前，我們要精神的產品，我們要有宗教的訓條，社會普通生活的常則，勞工應用的知識，文藝的愉快和適意，然後才有充分的力量去工作。至於生活的問題和意義，我們自己也沒有工夫去研究——請你把這個給我。」

「我沒有工夫想出一種法則來防止這破壞公理的日常生活——請你把這方法也給我，我沒有工夫研究機械學，自然哲學，化學；給我各種書籍，教我怎樣改良我的器具，怎樣做工，以及我的居住怎樣採溫和通光。我沒有工夫去學習詩詞，文藝，音樂；把這些愉樂精神和人生

必需的給我。」

你說如其工人不爲我們勞力，我們就不能勞心；勞心事業關係你們很重要的。我說，工人也可以講，「如其我們不能得到我們良心和知識所需要的宗教指導，保護勞工的公正政府，容易工作的知識，以及陶鑄我們的美術興趣；我們就不能替你勞力——耕田啦，清道啦，打掃房屋啦——勞力和勞心相比，不見得不重要些。你所供給我們的精神養料，不但於我毫無用處，我也不知道究竟甚麼人可以得到他一點益處。倘若我不能得到一種精神養料，合於我又合於旁人，我總不能供給你肉體上的養料。」

倘若工人竟這樣講怎麼樣呢？他們這樣講，也沒有甚麼好笑，不過是一種最淺近的公理罷了。勞力的這樣講比勞心的這樣講要正當得多；因爲勞力的工作比較勞心的來得切實緊要。勞心的允許供給精神養料，實際上並沒有甚麼供給，勞力的對於肉體養料是要切切實實供給出來，甚至自己倒反短少。

如其工人發出這種簡單而且合法的宣言，我們勞心的人又怎樣回答呢？又怎樣可以滿足他們的要求呢？……我們且不知道他們須要些什麼；甚至於他們生活的狀況，他們的議論，他們的思想，我們都忘記了……我們漠視我們的責任到這個地步，甚至我們不曉得為什麼要做這勞心的工作；我們應當服事的人，轉拿來當作我們文學和科學的試驗品。我們研究他們以及描寫他們，僅為我們自己的愉快；倒反忘記了我們的責任，應該服事他們，不應該僅僅乎研究和描寫他們……

現在這個時候，我們對於自己要詳細思考。我們實在是一個文士，或者是一個「法利賽人」(Pharisees) 猶太教中之法利賽派人，此派人極重禮文，死守陳法。譯者註：坐在摩西寶座上，雖有天國的鑰匙，自己不進天國，還要不許人家進去。

我們吞盡了我們同胞的性命，還要自稱是基督信徒，有人道，受過教育的正人君子。

第三章 忠告工人

「你要曉得真理，真理可以使你自由。」——約翰八章。

我的餘生無幾了，在未死之前，我很喜歡同你們工人談談，我想像你們處於這種壓迫的地位，如何才能恢復你們的自由。

或者有許多事體是我從前想的以及現在正想着的（我在這個上面很用過一點心思）於你們有一點益處。

我自自然該同俄國工人講，因為我生長在俄國，知道俄國工人的情況比較別國來得多；不過我希望我的思想對於別國的工人也不至於無用。

一

你們工人終身困苦，做些於自己不關緊要的工作；反而旁的人，不勞而食，坐享其利——你們真成了這些人的奴隸，這是不應當的——但凡明眼人或有心人總很了解這件事的。但是如何才能不如呢？

我覺第一個簡單而自然的解決方法——古時候也有過的——就是把不合法的權利，從那些不勞而食的人手中奪過來。古時候羅馬的奴隸，中世紀德法的農夫，以及斯坦加萊新和泡加喬夫 (*Stenka Rasin, Pougachof*，二人皆反對貴族之首領，原註) 時候的俄國人民，都是用的這方法，一直到現在，俄國的工人也常常如此。

這個方法在旁人未用之前，工人已嘗試過，受害不淺，就是這種方法，不但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，反而使他們的情形，愈加惡劣。古時候的政府，權力還沒有現在這麼大，用這種方法，或者成功的希望；但是到了現在，什麼財政權，鐵路權，電報權，警察權以及兵權，皆在政府掌握

之中，鬧一次總是吃一次苦，好像泡他瓦（Poltava）同哈考夫（Har'kov）兩個內閣時候的暴動，暴動的人不是被打就是被殺，受了極大的痛苦；那些不勞工的人，壓制勞工的威權，反而更加牢固。

你們工人想用強暴去抵抗強暴，就好像一個被細縛的人想解脫，用力去抽繩子頭，不但不能解放，反而愈抽愈緊。他們想用強力恢復被強力奪去的自由，也是這樣。

二

這種暴動的方法，是不能達到他們目的——他們所處的地方倒愈加痛苦——到現在總明白了，所幸的是現在替工人謀幸福的，得到一個新解決的方法，就是因為很多工人的田產被人奪去，他們變成工廠的僱工（他們得到這種教訓，所以才有這種新法則生出來，現在其勢蓬蓬如日方昇。）所以他們想出一種新方法出來，就是工人互相團結，要有組織，協力同心，散布宣言書，選同夥為議員；如此可以使工人地位，日漸改良，並且久而久之，舉凡一切大小工

廠總之就是凡生產機關，土地也在內；悉聽工人支配，那末他們可以快樂自由了。雖說這種方法，仍然有阻礙、衝突的地方，並且也很迂腐，然而此種方法，竟愈傳愈廣了。

這種教訓——田產爲人掠去，自己爲工廠僱工——不但在多半人民已棄農業之國盛行，即是人民絕不想拋棄土地的國裏，也有這種情形。

這種教訓第一是教那些很康健、快樂、及熟練的農民，一變而從事於不健康、有危險、無興趣、而且蠢笨的工作——並且是從一個自食其力、自由自在的農民，一變而爲倚賴廠主、完全自由的工人——這種教訓對於那些靠地生活、力田務農的人，應該不生甚麼效力。

傳播這種新式時髦教訓的人，就叫他做社會主義，如俄國工人百分之九十八是務農，然而其餘百分之二的勞工，就很歡迎這種學說。

這種學說盛行的原故，正是因爲棄農爲工的人，不知不覺沾染上了城市及工廠生活的嗜好，却好社會主義的教訓是講嗜欲增長乃人類進化的表徵，所以他們就拿社會主義來解